

影印
文淵閣

四庫全書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一二八四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冊目次

弇州續稿(三)

明 王世貞撰……………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一百三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潘沛然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一百三十六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行狀

明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太師諡文貞存齋徐公行狀上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
卷一百三十六

公姓徐氏諱階字子升淞江之華亭人也其先自河南徙為華亭風涇鄉人世世受耕不仕至高祖公德始成以仁厚喜施子聞里中呼之為佛子徐佛子徐有子公賢公賢子公禮皆不廢為長者而公禮尤斤斤守然諾急義敦讓公禮有四子其長曰思復公黼少子疏思復公以文無害繇吏部選人授宣平丞再補寧都丞所至著廉公惠慈之政其吏民謳思之滿九載課最當遷竟謝去弗顧疏亦舉鄉貢有聲公車間徐始大思復公娶

於林繼娶錢皆天最後娶顧而舉公及贈太常典簿陳
南京刑部右侍郎陟公賢之婦沈公禮之婦黃暨思復
公顧夫人皆以公鼎貴推恩累贈三公皆為特進光祿
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
婦皆為一品夫人天子所以褒揚隱德政術備至而宣
平寧都二邑至為祠以祀思復公華亭亦祀之於鄉賢
如召信臣故事時人榮之公之舉也寔於思復公宣平
官舍甫一歲而女奴抱公窺簷井墮焉小吏之婦號而

欽定四庫全書

金州續稿
卷一百三十六

三

出之則絕矣居三日忽蘇五歲思復公以宣平績還道
括蒼嶺公復自輿而墮其下沈深峭石戟拒無全理顧
夫人慟哭而已既而衣絰於樹從容下卒不死思復公
又嘗置公於古剎讀書剎故多魅憎苦之公宿而魅不
出思復公始心異公俾就外傳受小學以至四子甫閱
歲悉成誦思復公補寧都挾公以從嘗歸自他邑公出
迎思復公戲謂公父遠迴子遠迎父子之恩天性也公
應聲曰君居上臣居下君臣之義人倫哉思復公益大

異公教之屬文即工屬文十五而補博士弟子又二載
以優等試應天不利歸亡何而大司馬聶貞襄公豹來
為令試公而奇之曰是子國器也因進公以聖賢之學
而公亦慨然自奮以一第不足名公年二十而督學蕭
君鳴鳳負人倫鑒試公第一食於庠再試應天學士董
公玘得公文於黜而異之取以冠諸試者會有所齟齬
不果然猶為第七人梓其文會試復在高等既廷對大
司寇林貞肅公俊得公所射策謂當第一以屬內閣時

欽定四庫全書

金州續稿
卷一百三十六

三

少師楊文忠公廷和居首揆用子嫌不預讀卷諸閣臣
持故事謂林公所取抑居第三人賜進士及第當入謁
楊公獨目屬之曰此少年名位不在我輩下已而顧少
保費文憲公宏公柰何不以衣鉢屬此少年費公蓋第
一人也其後公官與二公呼又與楊公俱宣力鼎革間
而名壽終始則過之尋授翰林院編脩予告歸娶沈夫
人明年八月北上當是時言事者以不當上尊親意逮
訊戍謫累累公行而遇故諫官安磐翰林楊慎王元凱

皆狼籍血肉中公出橐裝遺之或謂有尾舟而詞者公
行意自若顧獨以時事稍異有二親在身未敢許忽忽
不樂至清源夜忽夢思復公帕首而名呼公者再輒心
動返棹還抵彭城而訃至矣公號哭馳歸毀瘠營葬明
年大慶覃恩得贈思復公如公官顧夫人為太孺人服
除次且久之乃入都復故官尋奉命授中貴人書故授
書者晏入早出一切以苟簡文具而已公曰毋易此曹
此曹能償天下事於是寅而入申而出課業必謹約禮

欽定四庫全書

金州續稿
卷一百三十六

四

詳說毋不欣欣傾聽時上嚴亡所假貸中人為流言以
不如正德時饒者公謂正德時何可得若曹晚不能悲
舊事今雖嚴寬於憲孝朝多矣且正德以饒故貴人亡
不用侈坐法若曹不覩憲孝朝諸冢塋甲第相望耶咸
拱手曰命之矣尋充經筵展書官俄復充廷試受卷官
預脩大明會典再以選脩祀儀成典蓋上所最屬意以
一代儀禮職編纂者不能數人而公與焉顧首揆永嘉
公緣上意請正孔廟祀抑絀王號下儒臣議相顧懾讐言

無敢異同者公獨條具其三不必五不可狀甚暫疏上
永嘉公盛氣召公於朝房面詰之公徐理前說至高皇
帝盡革獄瀆號獨不革孔子號而語遜乃曰高帝少時
作耳何可據也公對曰高帝定天下而後議禮寧少耶
且聖人之文無老少不爾明公議四郊何以據高帝少
作也永嘉公頗盡赤乃復謂曰爾謂塑像古禮否公對
曰塑像誠非古然既肖而師事之久何忍毀也永嘉公
曰程子有云一毫髮不似吾親何以親名之公曰有一

欽定四庫全書

金州續稿
卷一百三十六

五

毫髮而似吾親毀之可乎且明公能必列聖之御容無
毫髮不似乎哉而何以處之永嘉公語塞則益怒曰若
叛我公曰叛者生於附者也某故未嘗附明公何以得
言叛他相桂文襄公翟文懿公咸為公股票勸公謝公
弗應揖而出於是上亦緣永嘉公意為說以辨公當具
疏請罪獨言不稱職當罷不言議非是有旨外補而會
他御史有繼之者下都察院論罪汪榮和公鉉綰院章
復緣永嘉公意謂此邪議寔公倡之致搖國是宜正法

以示天下牘具而漏之公時沈夫人病前歿獨遺二歲孤今太常卿璠家人環泣謂必死公探索中裝得金二十投之曰以此為棺殮費屬其孤於鄉人李刑部日章沈進士愷曰幸歸我太夫人已而曰太夫人有陟在足養也君父賜我死即死耳蓋怡然委順云亡何而少司寇聞莊簡公淵中丞唐文襄公龍力為解乃隱公名而緩其辭獄上上亦弗問也公得添注延平府推官始公自弱冠取甲第為侍從臣出一語而天下豔傳之履相

欽定四庫全書

金州續稿
卷一百三十六

六

踵於戶公意不自憚益從聶貞襄公游及同年歐陽文莊公德相與講求良知遺訓及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反之身心而後出之不濶疎口語而已至於國家典訓章程比詳閭閻大小利益靡不用以為學而他綴羽績繡移商刻徵以駭悅耳目者舍不之取一旦伉慨持論從容於霆霹之下而弗為動天下益信公之足以大受而尚意其自禁近出為小官縱不鄙薄之有故事可以優游養重公獨不然曰官大小非王臣耶且盤根錯節所

以增益我者不淺乃馳歸泣謝太夫人弗獲朝夕罪而單車馳之郡至則連攝郡事公晝夜拮据案牘清宿繫者三百人更輸銀法母得落猾胥手毀淫祠舛社學取鄉所教授鄧柝書燔之而采宋大儒之格言諧之韻俾稍習誦俗翕然變時大盜窟尤溪險而四出剽郡邑勢張甚分巡諸僉事偁欲以屬公捕而難發言公奮請身任之乃設方畧懸賞格以授三老窮其窟旬日而得首首併餘黨百二十人人以為神滿三載遷湖廣黃州府

欽定四庫全書

金州續稿
卷一百三十六

七

同知當發其吏民以十家醢酒道傍泣稱觴公為人人醺遂步至舟貽書謝父老父老相率勒之石諸生追送至建寧乃別抵嚴陵而提督浙江學校之命下其官僉事公歸拜太夫人已娶今張夫人僅八日而奉太夫人之浙既履任歲周行郡邑必徧大較以正文體端士習為先他務鈎棘晦僻以相高者雖名士弗錄既唱諸生第人人為語所以甲乙故即見斥者得自名而後折之不得已而施檟楚示慘然色諸生人人退自快服也御

史禮公修浙通志垂成而有以勢強之伸屈者公毅然不可乃廢第業具草遂為後志張本三載改提督江西學校其官副使所摹畫一如視浙江時而加詳密公所稱良知學本故王文成公守仁而文成於江西最顯著自公推行之且像文成而祀焉其地遂有生像公以祀者前後兩省試偕計士所登式半公造第一人而他亦無不優等其後服官政中外踐臺省以政術名者比比吏部初擬薦公尚寶卿國子司業太常少卿俱不果最

中丞順之輩相琢磨為聖學益切俄而太夫人捐館公哀毀骨立悲屏謝時俗尚以古禮行之三載不御內是時太夫人得請賜祭官為葬矣甫服除進國子祭酒未上上再問公何以遲遲意蓋有屬也公之為祭酒下令諸生滿而歷事他曹者必以久次毋得用貴人居間置籍以稽膳銀之數謂典籍曰吾代汝弭謗也復為籍籍諸生之淑慝使月朔廷誦之以吉服受淑籍素服受慝籍曰忝在師長毋所逃若慝也諸生人人相戒勉二籍矣久之擢禮部右侍郎遂遷吏部乃榜於壁曰咄汝階二十一而及第四十三而佐天官國恩厚矣何以稱塞所不竭忠殫勞而或植黨以擯賢或徇賄而鬻法或背公以行媚或持祿以自營神之殛之及於子孫吁可畏哉故事吏部大僚鑄車門所接見庶官不能得數語以示嚴冷公曰若爾何以能盡人才也乃痛折節修辭色而下之見必深坐疊疊諮訪吏治民瘼遐陬幽鄙因以窺見其人顧見者亦自喜得少宰心願為之用公益有

搢紳間聲以為恒太宰熊恭肅公浹雅重公自以得共
事晚公亦不復守循默轍相與勵廉節獎恬退振淹滯
抑奔競一時翕然歸稱於熊公而會熊公以直諫忤旨
去唐文襄及吾郡周恭肅公用相繼之二公重公不異
熊公而又老多病公數奉旨署部事當是時有行重寶
賄方士求大司馬者取上指脅公至再皆弗應後其人
為大帥竟坐敗績抵罪而公所推轂宋莊靖公景張襄
惠公岳王文定公道歐陽文莊公及范大司馬總皆天

欽定四庫全書

金州續編
卷一百三十六

十

下所共信以為長者大計吏公復代周公司之尤能於
毀譽外定去留亡論留者即去者亦心服亡敢望周公
卒公推聞莊簡公淵聞公耆老人以為非上所急公弗
顧也聞公入未幾公改兼翰林院學士誨庶吉士公雖
名不廢課習而脫去所謂駢儷帖括之舊推所真得於
身心者訾媿說之又間最以國典民事其後多卓然及
公世而稱名臣咸歸公善誘功公滿三品考錄璠入太
學踰年掌翰林院事復充會典副總裁會典雖再更定

而事由諸曹草創往往相矛盾上即位後數興革大禮
禮官不勝綿葛公始為創義例挈綱領井然一代程書
久之廷推公入內閣不果尋擢禮部尚書學士如故疏
辭溫旨不允禮部之為政者久好以寬大養弊至公而
肅然更始凡王國爵封秩謚併文武大臣陳乞祭葬公
皆秉之以請報可定為絜令其考諸蕃通事太醫諸生
皆為裁畫一即猾吏有拱手受而已時莊敬皇太子冠
公受命贊冠甫成禮而暴疾薨公當議喪禮以上及百

欽定四庫全書

金州續編
卷一百三十六

十二

官皆為暮之服百官仍詣門哭上不憚謂天子絕暮不
制服其百官服可無詣門哭臨禮着詣停柩所輔臣讀
至服可無而句之曰以青衣角帶往可也公曰不然絕
暮者天子也非百官也曰可無詣門而已非可無服也
且未有哭臨而不衰服者定議以齊衰服臨上使中涓
詞而是之令宮中仍皆服衰公遂為莊敬冊謚副使已
命題主上察公慎勤又有所應制文字獨多稱旨召入
直無逸殿廬給供饌如例尋賜飛魚服公遂請立皇太

子不報自是連上疏請之又與同直四臣請之皆不報
蓋次當繼莊敬而立者裕王是為穆宗而景王與同歲
差少中外未測上指所嚮公恐有釣奇者故請之亟最
後當冠因而及婚禮若開講公復請以齒叙先裕而後
景復不允既冠公贊景王冠偕諸大臣謁於臨保室上
使中涓問二王行坐何若公曰有上黼座在坐則俱嚮
西可也行則遵倫序且祖訓嚴誰敢紊之母何詔二王
婚俱出就外邸公手疏言臣過慮有二端王邸隔僅一

欽定四庫全書

牟州續稿
卷一百三十六

十三

墻耳名位既不別而勢御均衆能保無聞聲以上塵雍
睦之聽又往者九重之內有慈慶有神寧有鶴禁而後
人主之勢沈沈今者僅二王耳而悉就外邸臣不能不
為陛下寒心也復留中萬壽節推恩加太子太保北兵
關入塞遂薄都城時事出倉卒中外洶洶公念諸營皆
子侯無可將者亟請赦諸邊將在廷尉獄若戴綸李珍
輩復其官俾詣行營自効報可復手疏請上還大內亟
召羣臣面計兵事上褒公忠愛而尚難還內召羣臣時

內閣推公督視九門公亦慷慨請行上倚公左右自安
故特用其副王少宰邦瑞而諭公意焉會有中涓陷敵
歸者以敵求貢書聞云不許我則進兵上以示公及輔
臣分宜公嵩等且召對便殿上顧謂當何處分宜對曰
敵饑困不足患公曰敵萬衆薄城剽殺人若刈管尚何
論饑急謀所以禦之耳上顧曰善復問敵求貢書安在
分宜出諸囊中曰禮部事也上復顧公公曰敵重且深
矣不許恐激之怒許則彼逞而厚要我上曰苟利社稷

欽定四庫全書

牟州續稿
卷一百三十六

十三

珠玉皮幣何愛焉公曰事有甚於珠玉皮幣者陛下所
不能受則奈何上悚然曰卿慮之遠雖然當何處公曰
請計緩之上曰何謂緩公曰遣譯者至營而詰之以無
番文故且徵其情實實則令暫出邊用前歲成例貢馬
行賞互市往返少日我城中之備完而援兵日益集敵
且退不退我從而拒之可十全上稱善者再分宜乃進
曰上幸出一視朝上不答公從傍史之上曰可爾得無
遽耶公曰敵兵薄城下人心惴惴倚陛下而重得一蹕

聲若亢旱之得雷霆寧驟也上始首肯公出而會廷臣議皆言求貢非本情不可許公因兼酌所以面請者疏聞而上果視朝申飭中外甚厲會勤王兵四集敵亦飽且去乃下公疏不許貢時聶貞襄公以副使為民都御史何公棟久廢公疏薦其才即用之上又密諸公善後策公言營兵久廢而得弱今欲轉之強宜責新帥驚京城樓櫓廢守兵懈嚮者倖敵自退耳宜責督臣邦瑞及定西侯傅前敵以邊備弛得闌入宜以嚴候火治亭障

欽定四庫全書

金州續編
卷一百三十六

十四

責新撫鎮勤王兵獨延綏卒可留今疲矣宜卹諸道募兵者皆文臣預選而不預戰宜叅之一二廉將得敵情毋如用謀用謀毋如大同宜增選上皆虛已聽焉時以諾延三衛我外藩而導敵入境集貢使顯責之公謂事虛實未可知顯責之虛則彼憤而自疑實則彼罪不赦將顯叛我而我不能討是驅使就敵也不若責之以扞圍不度使彼易受而後撫之衆咸服公念敵外訐網紀內潰天下事且不支而上待我厚不忍負之既以召見

挂分宜公口至是益發舒亡所顧公之用雅非分宜意而前是太宰缺廷推公當補上猶怒之謂方侍朕左右何輒擬外遷見以為旦夕且大拜南牀緣分宜指飾他事有所苛擿上不聽益厚公分宜災亡以間之且愧懼而孝烈祔太廟之議起初孝烈皇后崩上欲祔之廟而念歷於先孝潔皇后又睿考入太廟非中公論恐千秋萬歲後所祔主或非仁宗而睿考遂下公定議欲以孝烈先祔公合諸大臣議朝房大約以女后無先入廟

欽定四庫全書

金州續編
卷一百三十六

十五

者請祀之奉先殿時諸公相顧莫敢應獨禮科都給事中楊思忠以為然疏上上大怒謂公與思忠專之足矣何諸臣為令再議公不獲已乃小婉其辭以為太廟九室皆滿若以今上論仁宗固在所當祔第此乃他日聖子神孫之事而仰煩皇上身自議之臣等愈有不安於心者夫夏廟五商廟七周廟九今更遞益之於太廟奉先殿各增二室而升祔孝烈皇后則仁宗不必祔而孝烈可速祔上難於增二廟謂公故設難以阻之愈怒促

史議桃仁宗祔孝烈所以督責公甚峻公雖不獲終守前說然天下信其為正上後於元旦摘楊君表誤杖之百而祇之冀以警公分宜因遂謂公可撼鋒距百出公坦然而已時大帥驚驟有寵利諾延之弱欲掩之以為功謂其實導敵請發兵征之下公與兵部議公曰征之易耳一征而永撤我百八十年之藩籬且侯鸞所謂導諂達者即得之諂達所失安知諂達之不利其土沃而假手我也我得其地不能戍將毋為敵外圍何乃弗果

欽定四庫全書

金州續稿
卷一百三十六

十六

征僉事趙時春以山東募卒入衛頗精侯鸞惡而欲併之謂趙君暴且貳流言漸狎聞公挾緹帥炳出犒所以慰諭有加歸語中貴人福俾婉曲白之上乃又弗果併侯鸞雖內銜公第時方與分宜爭權相構不暇也而會偕薊帥有獲間功上復下公及兵部議侯鸞分宜輩俱獲上賞乃僅錄公一子入胄監而上特手注加公少保分宜為忤然自失久之尋兼東閣大學士忝預機務仍掌禮部事候代者服除而後解公上疏辭溫旨不允始

侯鸞自詭以必大破敵得上要契眷寵無兩而其後言益不讐顧益縱肆邀請無已上已心厭之然中外猶畏其愾亡敢及者會鸞疽發背不能將邊警沓至尚嘆喑不肯吐大將軍印公密言其不可恃乞蚤更置將上歎曰吾非不知之欲甚其所為耳迺因兵部疏馳使奪其印鸞一夕自恨死時家卒五百人多降卒亡所屬公謀於緹帥炳俾厚撫之尋令就外新帥時陳其後鸞事發妻子僇東市家見籍而麾下亡一譁者公又言入衛兵

欽定四庫全書

金州續稿
卷一百三十六

十七

趙數千里棄家室委頓途道而提督檄不能撫戶部復從而削其餉不能亡怨嗟又兵部所議明歲入衛兵僅四分之一夫懲侯鸞之噓而遂廢食非計也乞罷檄復故餉益入衛兵上以問分宜有所異同遂寢久之上報公檄已罷矣卒已餉矣獨入衛非例夫門庭固而堂自安何京師之虞焉公對所謂門庭者大同薊鎮耳今大同殘而薊鎮弱何以言固幸添調西卒以付外帥陳使有警而後入其於堂戶相臂使亡害公因頗及京營積

弱狀上乃嘉公忠懷而詢京營之所以弱今振之何繇
公謂營兵皆市人子食不給仍匿跡為輿僮以其羨共
妻孥日練之則勞而生計薄勞則苦薄則怨怨且苦則
生譴詆故其帥務為姑息以相保食寢而已今欲大振
之必明賞罰欲明罰必先賞賞則財告匱矣臣以為宜
汰去老弱者萬人或數千人仍覈其虛冒而取其餉以
充賞費然後罰可行兵可漸振也上嘉納之自是眷公
日益重一品滿三載進階光祿大夫柱國再進兼太子

欽定四庫全書

金州續稿
卷一百三十六

六

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六載兼支大學士俸錄一子中書
舍人兩子誥命再以築外城功錄一子中書舍人加少
傅滿九載賜兼金文幣新鈔肥釐上尊改吏部尚書宴
禮部百僚陪列視禮如元輔焉賜勅諭謂公通明濟世
端潔範俗因事納忠識微發逆蓄久積厚施之不窮計
熟慮深謀無不獲蓋公自入直即聽於西內乘馬所賜
有麒麟服有繡蟒服他金帛不可訾數會兵部員外郎
楊忠愍公繼盛論分宜公罪狀而中有二王皆知其奸

語上怒下忠愍錦衣獄分宜謂二王深宮何所知我奸
楊庶僚何繇知二王之知我奸必有交關其間者屬錦
衣帥炳加根究公戒炳即不慎一及皇子如宗社何又
為危語動分宜曰上僅二子萬一根究得之必不忍以
二子謝公所罪左右耳公獨奈何顯結宮邸怨也分宜
懍然懼乃寢然以公嘗議薄御史錦宗茂罰益疑公矣
錦宗茂故論分宜者也公之主癸丑會試得進士四百
人其後亦多名臣而所錄文簡切溫厚為後先冠是時

欽定四庫全書

金州續稿
卷一百三十六

十九

倭事起上以所踪躡多公鄉而公又曉暢軍事以故數
屢詢問時撫按亟告急請兵而職方郎謂兵發則倭已
去誰任其費大司馬惑之公持不可乃以羸卒三千人
往公上疏爭之曰江南腹心地也捐以共賊久矣今據
撫按奉報或云來者未已或云意不在搶而在擾勢不
欲去而欲留彼皆真有以驗之而部臣於千里外乃能
諭度賊之已去又諭度其去而不來而阻援兵不發置
此腹心地於度外臣所不能解也夫用兵之道當計發

與不當發耳不當發則毋論精弱皆不發以省費當發則必發精者以取勝而奈何用虛文塗耳目置此三千贏卒與數萬金之費而餽賊臣又所不能解也大司馬乃懼請發精卒六千人俾偏將軍許國李逢時將焉國已老逢時敢深入而踈驟擊倭勝之前遇伏潰當事者方以發兵為公咎冀因而搖公而公所請入衛西卒其帥陳鳳力戰卻敵敵遁巡不能入乃悟曰公所請發兵留兵策無異也將自有堪否公復上疏謂法當責將校戰而闕守令者將校一不利輒坐死而守令偃然自如及城潰矣將校復坐死而守令復僅左降此何以勸懲也夫能使民者守令也今為兵者一而民者百奈何以戰守併責將校也夫守令勤則糧餉必不乏守令果則哨探必不誤守令警則姦細必不容守令仁則鄉兵必為用臣以為重責守令可也公又請罷浙江撫臣與吏江南督臣皆報許時江南無見兵所調兵獨永保二土師強新有王江涇捷其奏事邸校來謁公以酒食慰

勞之且貽之文綺俾各選精兵萬人待調二土帥感激行千金以謝公不受所以慰勞之有加故一承檄而萬人立至遂大破倭幾盡捷聞公預賜金幣優渥蓋上知公之於策倭事尤中綮也公念敵移庭牧宣大與我雜居士卒不得耕種米麥每石直至中金三兩而所給月糧僅七銀半菽且不繼時畿甸二麥熟石止直四銀可及時收買數十萬石石費五銀可出居庸抵宣府費八銀可出紫荆抵大同大約合計之費中金一兩而士卒可飽一月食其地米麥價當亦漸平具疏上上大悅令密換諭行之尋錄邊功推一子中書舍人以予仲琨敵既輕我而牧宣大者久不肯出塞大同右衛益困樵採俱絕城旦夕且下而督臣順與御史楷比而內賄求速遷以避之大司馬計以無所出於是吳給事時來劾大司馬罷之而逮楷順上赫然起故大司馬楊襄毅公博於部而命別推督臣代順又已命右侍郎江襄敏公東暫行順事而復有言江公不任者公謂東以暫行而又

疑之恐無固志上即命楊公出為督而諭江公不得推阻仍詔緹帥炳推二校參軍事公召炳授之方畧俾授二校以佐江公卒解右衛團順楷者故皆分宜客也吳君業已勝即上䟽極論分宜公而刑部主事董君傳策張君翀繼論如吳君分宜念公於吳君張君俱座主而又董君鄉人具其故白上若公嘆之者即上不盡信亦可用以自解而上果為動下三君獄命緹帥炳考掠必求其主名三君瀕死者數四卒以正對得遠戍乃解而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
卷一百三十六

三十一

分宜猶謂人事宜必由彼但彼好為憂時憤俗語語盡而繼以泣少年好名者日叢焉非以事使之以意使之也公亦不為辨唯自直出多稱病謝客而益恭謹於應制筆札

弇州續稿卷一百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一百三十七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行狀

徐文貞公行狀中

上久而察知公忠廉有所詰問故密以示分宜公者皆舍而之公尋加太子太師念公久宦令尚寶丞璫代歸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
卷一百三十七

一

祭掃仍給驛會上所居永壽宮災徙居玉熙殿隘甚分宜念故宮工鉅不易復欲請上還大內則不敢乃請徙南城上以南城故英皇嘗御地不憚乃以永壽工屬公公計之楚蜀甫肩息不可復屬之伐材即伐材亦不可以歲月計而時方營三殿有餘材其小而不中程者以當永壽則尚鉅請以責司空雷禮可計月而就詔如公議仍命公之子尚寶丞璫兼工部主事同閱視公乃率雷公與大司馬楊公等之工所計度土石程工力搜伏

繕杜侵冒僅百日而工就不復增天下賦時上復自玉
熙徙居玄都殿聞京師內外多盜意恐欲以大營兵
入衛公謂外兵衛宮禁非便請以錦衣緹卒衛玄都而
營兵列宮城外為儲胥以相屏蔽報可上尋自玄都徙
新宮更名曰萬壽宮嘉公忠謀進少師兼支尚書俸錄
一子中書舍人而璠亦起拜太常少卿時公言邊事則
薦故遼帥楊照與偏將馬芳董一奎之材勇上即為擢
用論有司失職則言吏部不當徇賄囑上即為罷歐陽

欽定四庫全書

金州續稿
卷一百三十七

二

太宰而拔今少傅安陽郭公代之論選庶吉士請賜御
題以防泄鬻嚴詞察以防挾遞上即為罷選於是中外
喁喁覲聖意所右左謂治有機矣會公滿十二年考覈
金綺鈔緡羊酒如九載予誥命賜宴禮部公固辭乃以
白金四十兩綵幣四表裏充馬勅諭褒公行醇而學邃
識朗而器宏雅度虛襟得大臣之體竭忠謀國無私便
之圖獎廉懲墨而官箴用植崇儉戒奢而士習漸移選
將練兵而邊防克振緩征寬賦而民困稍紓蓋實錄也

亡何而鄉御史應龍論分宜公父子上勒分宜致仕下
其子世蕃獄戍之命吏部擢御史五品京職上雖以御
史言去分宜然念其供奉久憐之而左右入其間者從
容言非嚴某誰為上奉玄上忽忽不樂手諭公及次輔
袁文榮公燁欲退奉事玄如法傳嗣治安天下令擬詔
行公等謝不敢而吏禮二部奏遷鄒君通政參議得旨
矣忽復奉諭責公等不擬詔而謂二部臣皆奉贊者何
一旦官此邪物公復言退而傳嗣非獨臣等不敢聞命

欽定四庫全書

金州續稿
卷一百三十七

三

天下皆不敢以為然邪物之轉二部奉旨而後行之臣
不敢傳亦不敢泄不報時鄒君內危甚謀於公公曰第
之任有某在毋慮也已而上不欲公久直曰久直無以
杜兒輩奸公謂陸博走馬使酒挾邪為姦長安中者不
在外弗杜也甘言比周相合而為姦於朝堂則在內猶
在外也上悟輒分宜直廬以賜公中外人情大安於是
公始為政書三語懸之直廬朝房壁曰以威福還主上
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於是公卿大夫咸

侃侃冀行意矣會表公數出直公請以時邀至直所同擬旨上不可公謂事同衆則公公則百美基專已則私私則百弊生乃從之時給事御史以抨擊鉤黨貴臣過當上覺而惡之再下公欲有所行遣公委曲調劑得輕論會問公知人之難公對曰大姦似忠大詐似信自古記之知人則哲唯帝其難念欲有以易其難者惟廣聽納而已廣聽納則窮亮極惡人爲我櫻之深情隱慝人爲我發之未用者不濫進矣已用者不濫留矣故聖帝

欽定四庫全書

金州續稿
卷一百三十七

四

明王有言必察事大而言實者行之其不實者小則置之其大則薄責而容之以鼓來者上稱善良久自是於白簡所封進即小忤弗深治而言路恃公彊益發舒矣公第陟旣以九列久次當遷公令勿遽北故其爲廷尉爲少司空司寇皆在南而太常君再請急還里休沐以示自遠公約勒子弟居鄉者毋得干有司政其論有司亦如之時戶部歲請御史糴粟宣大公謂巡按權重於糴粟御史而熟宣大事且可以時低昂其直遂歸之巡按

工部請開例而議及贓罰公謂贓罰例以濟邊市穀者今一切充筐篚宜嚴禁兵興餉日益增民益困今敵稍輕矣宜裁省逋額不分年而徵民何所措手宜以緩急徵皆取詔旨行之吏民大悅伊王坐法錮皇祖陵訾當籍故事籍訾者悉入內帑公示意撫按俾部禁物應格而餘金錢二以充邊用一以補宗藩之祿不給者中涓爭欲蠲襲之弗得也先是廣大盜張璉猖獗公薦張中丞臬授之策平之臬病歸倭復犯廣公薦吳少司馬桂

欽定四庫全書

金州續稿
卷一百三十七

五

芳爲文帥出裨將湯克寬於嶽授之策敗之倭復大犯閩公薦譚中丞綸爲文帥以戚將軍繼光爲副授之策大敗之上以張璉功歸公公力辭弗就僅拜下賞公念以曩者自信州執政內閣臣始預邊功賞以至分宜重則加孤卿錄蔭輕亦兼金重幣敗而不與其罰欲自解則先附玄威以中上意而將士効百死取功名於鋒鏑者肆爲稽故以要之故於奏功疏擬旨云軍功論賞非實在信地戰守者不得與其將士功次立限速勘以聞